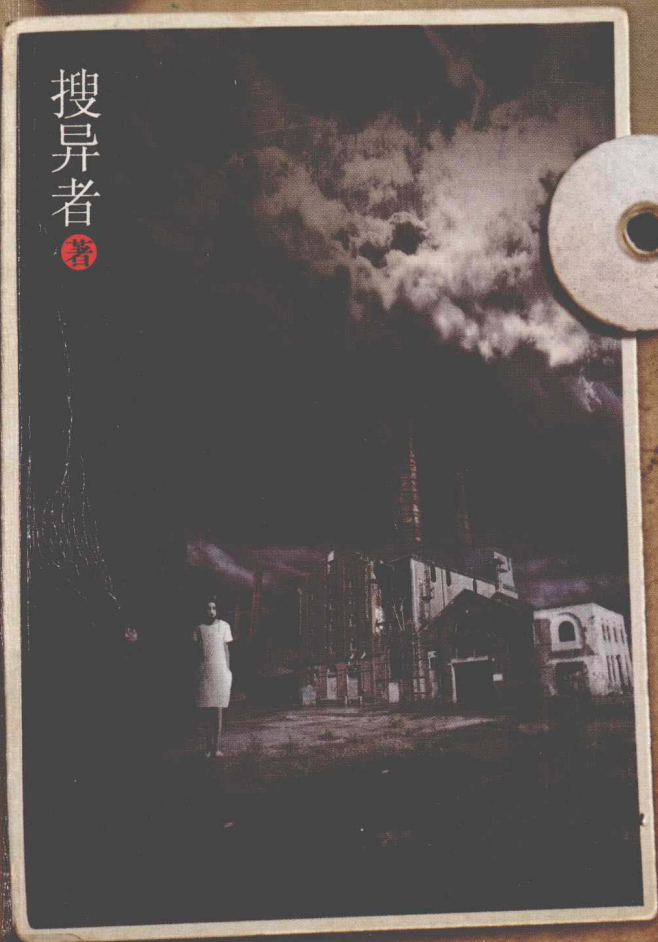


搜异者
著



之
惊魂迷踪

异档案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搜异者



之
惊魂迷踪

异档案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异档案 / 搜异者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104-1588-3

I. ①异… II. ①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2758号

异档案

作 者: 搜异者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八 牛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75千字 印张: 1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588-3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异档案



惊魂
迷踪

T H E X F I L E S



锁魂咒怨

- 见鬼约会 003
- 初遇惊魂 009
- 死亡视频 015
- 案件真相 023
- 隐藏着的声音 029
- 我找到了小玲 035
- 全世界都在撒谎 041
- 峰回路转 047
- 双面女孩 053
- 求救信 058
- 地狱中也有天使 063
- 噩梦醒来是黑夜 069
- 魔咒的可怕之处 075
- 向阳的最后的封印人 081
- 诅咒发作了 088
- 谁是恶魔 094
- 欲令灭亡必先疯狂 101
- 破咒 108

异档案●惊魂迷踪

T H E X F I L E S



十人夜会

楼上的弹珠声 117

引灵图出现 126

神秘山庄的聚会 135

第一个诡故事 冥婚 142

第二个诡故事 契约仙 147

第三个诡故事 幸存者 154

第四个诡故事 蒙面 158

第五个诡故事 空镜子 164

第六个诡故事 反噬 171

第七个诡故事 迷路 179

第八个诡故事 尸变 184

第九个诡故事 心声 188

第十个诡故事 棺谜 193

故事结束 恐怖开始 202

死亡的真相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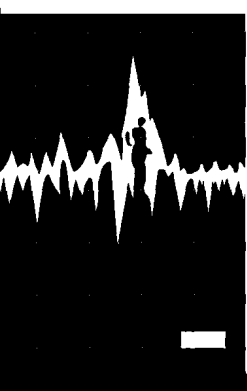
异档案

惊魂
迷踪

T H E X F I L E S



锁魂咒怨



见鬼约会

“你想见到真的鬼吗？明天晚上六点到向阳厂门口！”

自从我在搜异网上发布了那几篇S市几大灵异地点的调查报告后，网站的点击量终于有了像样的提升。不过仅凭这几盘“小菜”是满足不了“灵民”们的胃口的，我还需要更多、更离奇、更真实的案例。所以我在网站上发了个公告，希望网友们能够提供一些灵异事件的资料，我将会对其中一些特别的案例进行调查。

这些天陆续收到一些网友的爆料，但以捕风捉影、语焉不详的居多，只有这一条留言引起了我最强烈的兴趣。我对向阳厂并不熟悉，甚至在本市的黄页里都找不到这家工厂的名录。如果我不是在古教授的灵异资料里看到过这个名字，一定会以为这条信息是无聊的恶作剧。

古教授并不是我的导师，他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和我学的IT专业风马牛不相及。但是自从旁听了他那节“超自然现象探秘”的讲座后，我就被他的学说深深地迷住了。

虽然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是古教授似乎对我特别另眼相看。“你拥有特殊的天赋，所以比别人更适合去做一些猎奇探秘的事情！”这是古教授给我的评价，也是我在毕业后创办搜异网的原因之一。他甚至把收集了多年的灵异案例资料给我作参考。那些资料非常的详细，不仅仅是本市的，对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著名的案例都有详尽的收录。

我知道古教授的业余爱好就是去破解这些灵异事件的真相，所以在某些记录中，他会写上最终的调查结果。而在某些记录中，他只会写上“已调查”三个字，而没有任何其他内容。

当我问古教授调查的结果是什么时，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秘密”。当他说

“秘密”的时候，我就知道不可以再追问下去，因为他告诉过我，秘密之所以成为秘密，是因为掌握秘密的人或者组织在守护着它，任何想揭开秘密的人，就意味着要和守护秘密的力量对抗，比如说，盗窃商业秘密的人，必然会遭遇对方的法律诉讼；盗窃国家机密的人，整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都将会是他的敌人。

秘密的级别越高，知道后所带来的后果就会越严重。所以一个职业的探秘者，都会牢牢地遵循两个法则：第一，永远不要打探不应该知道的秘密；第二，万一知道了那些“有害”的秘密，保存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永远都不要说出去，让自己成为一个守秘人。

“那这个呢？”我指着档案中标题为“向阳厂”的那一页，此页比起其他的档案来更简洁，除了标题之外，完全是一片空白。

我至今还记得古教授紧张的样子，好像是有人在用枪指着他的脑袋似的。“忘记它吧！”他重重地把笔记本合上，“这不是你现在能够了解的东西！”

当然，我没有忘记，反而是把它深深地记在了脑海里。人总是这样，越是神秘的东西就越是能够引起好奇。从古教授那里回来后，我就开始着力搜集有关向阳厂的资料，但是进展很不顺利，我在网上、图书馆里都找不到任何有关向阳厂的资料。询问一些学校里的本地同学，竟然也是一问三不知。

到最后甚至我自己都怀疑，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家工厂存在。直到今天，我才终于看到有第二个人提起这家工厂，直觉告诉我，向阳厂的神秘面纱终于要向我揭开了。

留言者没有留下任何的身份资料，也没有告诉我到底向阳厂在哪里。不过，只要确定有这个地方存在，那么有一种人就肯定会知道它在哪里——那就是出租车司机。

但是我连续截了几辆出租车，司机一听我说去“向阳厂”都立刻跟我说没有听过这个地方。S市的出租车司机绝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但他们整天在S市的大街小巷里穿梭，早就把这个城市摸得比自己的脚毛还清楚。如果连他们都不知道那个地方，那么就只能说明那个地方是真的不存在了。

我开始有点泄气了，下车的时候司机却叫住我：“你说的这个地方老胡可能会知道。”他告诉我，现在的出租车司机十有七八是外来打工的，一些本地的老地

名知道得不一定详细。他等一下就交班了，下一班的司机老胡是本地人，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他有可能会知道。

我就坐着这辆车来到他们交接班的地方，那里果然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司机在等着他，应该就是所说的老胡吧。司机下车后，跟老胡介绍了几句，我看到老胡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小伙子，你到那去干什么？”老胡警戒地问我，听口音果然是本地人。

“师傅，您知道向阳厂在哪，对不对？”我喜出望外地说。

“已经很多年没人去过那里了，小伙子，听我说，那里不能去的。”老司机摇着头说。

“为什么？”我乘机反问说，看来这个老司机好像知道点内情。

“那地方，不干净……”老司机说了这几个字后就立刻把嘴抿紧了，好像多说一个字都会惹祸上身似的。

“但我是乘客，我总有权去我想去的地方吧！”既然软的不行，那我只好用硬的了，“如果你不送我，那我只好打电话投诉你拒载了。”

老司机的脸抽搐了一下，恼怒地看着我。“我这是为了你好，唉，算了，既然你非要去送……”他把后面那个学生生咽进了肚子里，“那我就送你过去吧，到时候有什么事情你可不能怪我。”

“师傅，那里治安很不好吗？”看车开动了，我就又试探地和老司机搭讪。

“那里人影都没有，哪来什么治安不治安的。”老司机不耐烦地说。

“那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怕那个地方似的？”我故作随意地问。

“哼……”老司机好像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这事情我可不知道。”

我给他弄得有点哭笑不得，既然他知道有“这事情”，却又说不知道，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既然他不愿意说，我也没办法撬开他的嘴。

出租车离开了城区，飞快地朝着西北方向疾驰，很快我就看到了一片连绵的山岭。这几年S市的经济的发展很快，城市就像是一个永远填不饱肚子的饕之徒一样，疯狂地吞食着郊区的土地。唯独西北郊的那一片荒山野岭像是被人遗忘了一样，二十年来没有任何变化。

向阳厂就隐藏在这片荒山中吗？从只有中年司机才知道向阳厂这一点来看，这

间向阳厂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恐怕不是一二十年的事了。

出租车行驶了二十多分钟后，在一条下坡的岔道前停下来。“我只能送到这里了！”司机态度坚决地说，“从这条岔道下去很快就到，你自己走下去吧！”

我从车窗看出去，只见远处的林木之间隐约可以见到一大排灰色的影子。这座神秘的工厂原来是建在一个远低于路面的洼地上，过路的人如果不是事先知道那里是厂房的话，乍一眼看上去肯定会把它们当成是一片墓地。

我估计了一下，从这里到下面的厂区也不过几百米，所以就不勉强，便付钱下了车。

出租车准备要走了，却又停下来，司机打开窗户叫我回来：“小伙子，别的事情我就不说了，因为说出来你也不一定相信。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地方前几天才死了人！”

我的心一跳，讶然地问：“怎么死的？”

“我也不知道，”司机下意识地左右张望了一下，仿佛是担心有人在偷听似的，“我有个同行跑长途路过这里，看到警车、救护车停了好大一串。他一时好奇，就停车看了一下，正好看到他们抬着一个蒙着白布的人出来。”

“怎么没看到有媒体报道？”我问，既然警车、救护车停了一大串，肯定就不会是普通的事情了，这么大的动静肯定会有消息灵通的媒体知道的。

“哼，”司机冷笑一声说，“这一个只是碰巧给人看到了，没有人看到的还会有多少呢？这里面水太深，不该是我这种小市民知道的，我也不想知道。”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看到他噤若寒蝉的表情，我反倒安慰起他来了。最起码，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任何危险的感觉。这就是古教授特别看重我的原因，我有一种特殊的本能，能够感觉到危险和死亡的临近。

我调查过的另外几桩灵异事件，谣传的恐怖程度并不比向阳厂低，但是直觉告诉我，它们是“无害”的。最后的调查结果全部都证明那些恐怖的表象下面只是些巧合和人们的以讹传讹，有些真相更是简单得令人讶然失笑。

“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要不要进去就随便你。反正出了什么事，我会说从来都没有见过你的。”司机说完后，头都不回地开车走了。

出租车走后，我独自走上了那条下坡路。路两旁都种着高大的柏树，枝叶遮天

蔽日的，我突然有种感觉，好像自己不是走在路上，而是沿着一条隧道从地面一直走向地下深处似的。越走就越发感觉到天真的有点黑了，下午六点，这是一个白天和黑夜交界的时刻，那个人约我在这时候见面，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坡道一直往下斜行，走了几百米后我的心都有点悬起来，因为越往下就越黑，现在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了。这里没有任何的照明灯光，万一那个人迟到的话，我们想找到彼此都是个问题。

幸好在转了一个弯后，林荫道终于到了尽头，前面豁然开朗，一道黑色煤灰砖砌成的围墙出现在我的眼前。围墙的中间是一扇宽大的栅栏铁门，铁门上用钢支烧焊成一个日出东方、光芒四射的图案，下面还有几个锈迹斑斑的铁皮大字：“向阳炼钢厂”。

真的是传说中的向阳厂，我终于找到它了，心中一阵兴奋，但却见到那几个铁皮大字“动”了一下，竟似幻化出一个人形来。我定睛一看，这才看清楚原来是一个穿着黑色风衣、围着黑色头巾、戴着黑色眼镜的女人，因为她紧贴在大门上，所以我把她当成是字体的一部分了。

“你好！你就是‘捉手’吗？”我大声地问，“捉手”是那个留言者的ID。

那女人摘下黑色眼镜，让我看清楚了她的苍白的脸。她大约四十来岁，皮肤白皙细嫩，平时应该保养得不错的，但是可能最近几天都没有睡过觉，所以神情非常憔悴，双眼满布红丝，我还注意到，在她的额旁，还戴着一朵小小的白花——这是只有丧礼上才会有的打扮。

“你……就是简先生？”中年女士带着怀疑审视着我。

“不会有人愿意冒名顶替我吧？”我半开玩笑地说，如果真有人愿意顶替我就好了，因为我为了办这个网站还欠别人一屁股债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比我想象中年轻得多！”她轻呵了一口气，脸上笑容就像是阴天里的阳光，一闪即逝。

她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这年头年轻就代表着不被信任，以至于我的同学在求职时，都必须穿上过时五年的深色衣服，还要用低八度的深沉语气对面试官说：

“其实我的心理年龄很老了！”

但她并不是面试官，我也没收她的钱，所以在她面前我用不着装孙子。

“你约我在这里见面，难道你说的鬼和向阳厂有关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我看过你的网站，知道你有一些特别的神秘经历。不过，这个事情和你以往经历过的完全不同，你真的能够帮我查明真相吗？”她反问说。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查不清楚的案子。”我自负地说，如果“搜异者”也可以考证的话，我估计自己就算没有八级也起码可以过六级。

“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中年女人的眼神突然变得和她的声音一样冷，“你以前调查的那些都是假的，而这一次却是真的！你敢去调查一只真正的鬼吗？如果查下去你可能会死，你还敢查吗？”

“在没有查清楚之前，谁也不知道结果是怎样。”我仍然轻松地说，“如果你已经确认有鬼，那么就不需要我来调查了，对不对？”我不能够肯定这个世界有没有鬼存在，但起码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真正遇到过。

“那好！”中年女人“咔嚓”一声打开坤包，拿出一张支票来。

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暗了，但是我一看到支票上的数额，立刻就像是看到天堂里有一道圣光照射下来，整个世界都一片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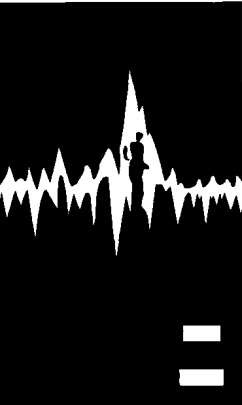
“这是给我的吗？”我挺直的腰杆立刻就向前倾斜了三十五度，陶渊明当年炒了老板鱿鱼，那是因为他的薪水只有可怜的五斗米，如果在他面前的是这张支票，我相信别说“折腰”，就是磕头都没问题。此刻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给我吧，快给我吧！”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还清某人的债务，再也不用受她折磨了。

“这只是订金！”中年女人的话让我顿时感觉人生充满了希望，“如果你能够把事情查清楚，把真凶找出来，我可以给你更多的钱！”

“真凶？你说的是前天在这里发生的命案吗？”我立刻就把拿到手的支票递还回去。我的感觉没错，她一定和那天向阳厂发生的命案有关。我很清楚自己的调查纯粹是“娱乐性质”的，我没有任何权力介入到任何刑事案件当中去。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你应该找警方或者是私家侦探。”也许这个世界真的有鬼，但是最起码“鬼”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我带来任何麻烦，可如果我介入到警方的案件中，也许明天就会有人来找我麻烦了。

“警察？他们全部都是些白痴！”中年女人突然激动起来，“私家侦探也是和他们一伙的，他们全部被人操纵了！”



二 初遇惊魂

“只要你能帮我，我可以给你很多的钱！”中年女人不但不接回支票，反而手忙脚乱地在坤包里翻抄起来了，她掏出三四张银行金卡、一只钻石耳坠、镶着红宝石的打火机、空的烟盒、唇膏、粉盒、纸巾以及一些零碎的不知名物品，捧在手里对我说，“只要你可以帮我，我可以把这些全部都给你。”

这下子我真的懵了，不是因为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财物，而是我感觉到她的精神状态好像很不正常。刚刚见面的时候，她虽然神情忧郁，但举手投足之间都流露出一股优雅高贵的气质。可现在的她脸容扭曲，全身仿佛不受控制地抽动着，简直就像是癫痫症发作一般。

“太太，不是我不想帮你，而是……”我还没有说完，中年女人却“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没有其他人可以帮我，我求求你了，我的儿子不是自杀的，他是被那只手推下去的！”她号啕大哭着说。

原来前天的死者是她儿子，我立刻明白了。中年丧子，确实是人间最大的伤痛。我怜悯地把她扶起来，柔声说：“太太，对于你的不幸，我深表同情。如果你认为令郎是死于他杀，为什么不告诉警方呢，毕竟只有他们才能够真正帮助你啊？”

“警方？”中年女人摇摇头，恨恨地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他们看不到那只手。他们已经判定我儿子是自杀，不会再查下去了。”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令郎是他杀的呢？”我不禁觉得她又可怜又可笑，人命关天，我相信警察肯定不会轻率下结论的。

“我有！”中年女人非常肯定地点点头，又伸手去掏那个坤包，但是一掏之下立刻浑身僵住，就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从她体内把灵魂一下子抽走了似的，变成一

尊没有生命的木偶。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她的双眼睁得快要裂开了，“出来的时候，我明明带着的，不可能不见的！”

“太太，您想找什么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一个U盘，是警方复制给我的。”妇人突然停下了动作，抬起头看着我。我心中一阵发毛，因为她的眼光好像是穿透了我，看到了我背后似的。

“我——知——道——了！”妇人缓缓地说，“是那只手把它拿掉了！它不想我把它给别人看到。”

“什么手？”我一边含糊地应对着，一边在脑子里计划着应急方案。她的精神状态肯定是不太正常了，如果她忽然发狂，我该是先控制住她，还是夺路而逃呢？

“不过，”妇人诡秘地一笑，就像是小孩子背着妈妈藏起了一块糖般的得意，她从手机中抽出了一张记忆卡，“我早就知道它会这样做，所以我在手机里留了一个备份。”

“你看一下这个，看能够看到什么？”她把记忆卡塞进我的手里。就在这时候，远处灯光闪耀，几辆奥迪突然从坡道上冲了下来。有人来了！我紧张的心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样子就算她发起疯来也有人帮忙了。

“惠芳！”奥迪上急急忙忙地跳下一个气质不凡的中年男人，后面“噼噼啪啪”地跟着下来七八个随从。

“不要给别人看到！”中年女人握着我的手，小声地哀求说。

那个中年男人快步冲了过来，一把就抓住中年女人：“惠芳，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看清楚他的相貌了，五十岁不到的样子，举止稳重沉着，双眉浓而有威势。但是眉心的皱纹很深，看人的时候总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仿佛这个世界上谁都不值得信任似的。

“小伟的冤情你不帮他伸张，我这个当妈的能够丢下他不管吗？”女人愤恨地哭着说。

“你说的是什么话……”那人仿佛十分气恼，但话说到一半声音又软下去了，

“是的，是的，我知道小伟死得冤枉，你放心，我也安排人在查了，这事情我能不管

吗？”他搂着女人又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女人的情绪才慢慢平息下来。

“你们先扶太太回去休息！”那人朝手下使个眼色，立刻就有几个人上前把女人扶走了。

“你是？”那人回过头来看着我，他的话中连个“请”字都不带，仿佛我非要回答似的。

“简真，搜异网的。”既然他不客气，我也没有必要和他寒暄，就用最简单的方式介绍了一下自己。

“搜异网？”对方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轻蔑的神色，显然他在心目中把我当成那些三流小报的记者了。

“她告诉你什么了？”他继续用接近命令的口气来问我。

“请问你是哪位？”我反问说，我很不喜欢他居高临下的态度。钱多又怎样了，你又不分给我一点，我干吗要看你的脸色？

在他身后一个手提路易皮包、戴着铂金眼镜的家伙立刻就走上前说：“我是世强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我谨代表我的委托人郑重警告你，我的委托人是相当有身份地位的，如果你在网络上散布一些危害我当事人形象的言论，那将会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

放狗咬人，我心里也来气了：“就算我想在网上散布你是一条狗的谣言，我也得先知道你是谁。但是很遗憾，我并不认识你以及你的委托人。”

律师的脸抽动了一下，看情形就像是想扑上来咬我一口似的，幸好他的主人举手阻止了他的进一步行动。

“对不起！”那人的语气有所放缓，“鄙人姓谭，刚才那位女士是我的太太。她因为最近受了很大的打击，所以精神有点恍惚。我不希望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流言传播出去，所以想了解一下刚才她对你说了些什么。”

“她说令郎的死并非自杀，是这样的吗？”我借机反问说。

那人双眉一蹙，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情，显然我的话戳到了他的痛处。“她是这样说吗？那她有没有跟你说，她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她说令郎是被一只手推下去的，”我紧盯着他的眼睛，希望能够从里面看出些蛛丝马迹，“是这样子吗？”

“哦，”那人点点头，神情仿佛是释然了，他缓缓地指着那暮色苍茫的厂房说，“几天之前，我的亲生儿子在这幢厂房上跳楼身亡。经过警方的调查，他是死于自杀。没有一个母亲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所以她难免会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事实就是事实，对此警方已经有了结论。请你理解为人父母者的丧子之痛。”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原本挺直的脊背都变得有点佝偻。也许在刚才那一刻，他还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强者，但此刻他只是一个被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父亲而已。

我心里突然有点歉疚，尽管他令人讨厌，但是我拿他的不幸来刺激他，显然是更不道德。

“这件事情，我希望能够慢慢地淡忘。我不想它再被任何人提起，因为她再也经不起任何的刺激了。对于你的帮助，我会给予你相应的补偿的。”

他向后挥挥手，侧身瞪了我一眼，很不情愿地在皮包里掏东西。

“不必了！”我谢绝了他的赏赐，“虽然我的网站急需名气，但是也不会拿别人的不幸来炒作。这是你太太刚刚给我的，无功不受禄，请你交还给她吧！”

我把那张支票交还到他手里，他愕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慢慢地向我伸出手来：“谢谢，你是个诚信君子！”

“不客气！”我也落落大方地和他握手，其实心里面却在呼天抢地：“莫装逼，装逼被雷劈，这可是钱啊，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钱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把那张支票拿回来，我宁愿被雷劈。”

那人点点头，也没说再见（也许他压根就不想再见到我吧），就转身回到车里。几辆奥迪车就和来时一样，一阵风般地消失了。

我看看自己的手心，那张记忆卡还躺在那里。中年女人特意交代我不要让别人看到它，连她的丈夫都不例外，这张记忆卡里到底记载着什么？会不会是和她说的鬼有关呢？

就在这时，我的身后突然响起了“呜呜”的声音，我愕然回首，透过铁门的栅栏见到那些灰色的厂房就像是一头头巨大的怪兽，蹲伏在茫茫夜色之中——声音就是从厂房中传过来的。

“是什么东西在响？”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厂房里一定有些特别的东